



“战时故宫”馆长王春联（左）。

庄严等 10 人的铜像。

在距离纪念馆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丘上，矗立着一座纪念碑，赞颂着安谷在故宫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功绩。

提议建立资料馆的王春联原本是一名当地中小企业的经营者，他拿出自己的积蓄建起了大部分建筑。我和他在附近的一家饭馆边吃边聊，略带番茄风味的东坡肉让我回味无穷。话说让东坡肉传遍全国的苏轼也是四川人，故乡在眉山，与乐山相邻。这次我也算是吃到了“正宗”的东坡肉了。

王春联并不是一位文化学者，学历只是中学毕业。当他得知安谷作为故宫文物避难所的历史并没有被人记录下来时，决心自己出钱建一座资料馆。

故宫文物数量庞大，避难所分布在全国各地。部分文物曾在四川峨眉山避难，但当地并没有建起像安谷这样气派的纪念馆。

春联对我说：“这片土地守护故宫文物长达 8 年。这段历史是安谷的骄傲，应该把它记录下来，传给后人。在我决定建立纪念馆的时候，地方上并没有关于故宫的详细资料。我一边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获得帮助，一边在村子里四处搜集当时的资料与遗物。同时，为了赞美那些不畏辛劳、坚持守护故宫文物这一中华民族瑰宝的人们，我建造了他们的铜像。”

1946 年，文物从安谷运出时，当时的故宫院长马衡为了感谢当地人，向 6 座祠堂分别赠送了一块大气的牌匾，上书：“功侔鲁壁”。

相传中国圣人孔子在鲁国的家中有一道夹壁，里面保藏了许多书籍，得以流传千年。马衡将安谷的功绩比作了孔子的这一伟业，使用“功侔鲁壁”形容其伟大程度可与“鲁壁”相提并论，足见其赞美之情。这 4 个字也被刻在了山丘上的纪念碑上，

成为了战时故宫的象征。

这 6 块写有“功侔鲁壁”的牌匾后来不知去向。当纪念馆落成时，一块破旧的牌匾在村民家中的储藏室被偶然发现，挂在了纪念馆大门上。

故宫文物迁徙与保全

乐山有一位民间历史研究者，名叫魏弈雄。他给我讲述了很多有关故宫职员欧阳道达的故事。他是将文物转移至乐山的负责人，在 1925 年故宫成立时，就加入了“清室善后委员会”，是一名“老故宫”。资料馆的铜像之中也有他。

在故宫文物运抵之后，乐山成立了“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”。欧阳道达担任主任，掌管事务。他和妻子从农民那里租了一间仓库，在里边生活，一共养了 3 个孩子。

魏弈雄告诉我，欧阳道达制订了严格的仓库管理规定，整理出清单，标明哪件文物被保管在了哪处仓库。没有自己的许可，任何人都不得取出文物。同时，还严厉禁止无关人员进入仓库。欧阳非常注意漏雨和白蚁问题，因为文物中有大量纸质与木制品。

完成了长达 8 年的文物保管任务后，欧阳道达并没有前往台湾，而是留在大陆继续担任故宫职员。1950 年，他写了本名为《故宫文物避寇记》的书。解放后，欧阳就任北京故宫档案馆的主任，于 1976 年以 84 岁的高龄去世。

《故宫文物避寇记》的内容由 4 部分组成，分别是“南迁（由北京至南京）”、“西迁（由南京至四川）”、“东归（由四川至南京）”、“收复京库（收回南京仓库）”。该书记录了故宫文物搬运和管理的过程，其简洁明了不愧出自优秀的官员之手。特别是关于乐山的记录，由于他本人曾在那里生活，所以记述颇为详细。

据说这本书是根据原院长马衡的指示而创作的，问世之后并没有被出版，而是复印了几份，作为内部参考资料。在“文革”时代，该书去向不明。但到了 2009 年，它得以在中国全文出版。

魏弈雄说：“欧阳道达先生留下了详细的记录，告诉我们在抗日战争这场民族斗争中，文物是如何被保存下来的，乐山人付出了怎样的努力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乐山今天能建起战时故宫纪念馆，也要归功于欧阳道达先生，如何感谢他都不为过。”

故宫文物的转移是战乱导致的悲剧，但在众人的不畏牺牲、艰苦努力下，它们实现了长达 1 万公里的“文物长征”，其间几乎没有发生丢失或损毁。这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对于文物的热爱与执念。而在乐山，这份对于故宫文物的特殊感情一直延续到了今天。民